

徐燦作品中的夫妻之情探析*

曾惠仙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前 言

徐燦，字湘蘋，號紫管，蘇州長洲縣（今江蘇蘇州市）人，約生活於明萬曆四十五年（1617）至清康熙三十六年（1698）。¹ 徐燦自幼聰穎，「通書史，識大體」，為父親徐桴所鍾愛。² 她長大後嫁入當時聲名顯赫的海寧陳家，³ 成為陳之遴（1605–

* 本文承蒙《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的匿名審查人賜予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¹ 關於徐燦的生活年代，本文採用趙雪沛的說法，見趙雪沛：〈關於女詞人徐燦生卒年及晚年生活的考辨〉，《文學遺產》2004年第3期，頁95–100。

² 陳元龍（1652–1736）等（編）：《海寧陳氏家譜》，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乾隆刻本，卷一九〈外傳下·第九世一品夫人徐夫人〉，頁四上；陳賡笙（編）：《海寧渤海陳氏宗譜》，中國國家圖書館藏1913–1918年刻本，卷二七〈原外傳·第九世一品夫人徐夫人〉，頁二四上。按：有關徐燦父親的資料，後人所知甚鮮，如《同治蘇州府志》、《浙江省海寧縣志》、《浙江省海寧州志》、《乾隆杭州府志》、《杭州府志》、《民國海寧州志稿》、《民國杭州府志》等方志中的〈徐燦傳〉，對其父均隻字不提。現今學者主要根據陳元龍〈家傳〉中「父光祿丞子懋公」數語，推斷徐燦之父是徐子懋。見徐燦：《拙政園詩集》，《拜經樓叢書》本（上海：博古齋，1922年），〈海昌麗則〉，第21冊，〈家傳〉，頁一上。筆者翻查《海寧陳氏家譜》和續修的《海寧渤海陳氏宗譜》，發現〈家傳〉與兩譜中的〈第九世一品夫人徐夫人〉一文內容完全相同，同樣指明徐子懋是徐燦之父。然而，兩譜載錄陳之遴的生平時，卻有不同的說法：「之遴……配仁和沈氏，累贈一品夫人，繼光祿丞蘇州徐桴女，累封一品夫人，詳見外傳，合葬高陽山。子五：蒼永、沈出；堅永、容永、奮永、堪永，徐出；堅永為弟之邁後。」（原缺頁數）文中所記的「徐桴女」，既是陳之遴的繼室，又是堅永（1636–1662）、容永（1637–1665）、奮永（1638–1691）和堪永（1639–1667）四子的母親，可知「徐桴女」即是徐燦，而「徐桴」則是徐父。由於古人多以單字為名，雙字為字，推測「桴」乃徐父名，「子懋」則其字。又按：〈家傳〉記載徐父曾任光祿丞一職，但《明實錄》並未見相關記載。

³ 陳其元（1811–1881）《庸閒齋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卷一載：「余家自有明中葉，由高氏而承陳姓，迄今三百餘年。……迴溯此三百年間，傳世已將二十，才人輩出，在浙江推為望族。道光年間，宣宗成皇帝猶有『海寧陳家』之諭，則族望固久著矣，然特衍高氏之一派耳。」（頁16）

1666)⁴的繼室。雖然這樁婚事是奉父母之命而成，徐燦沒有自主的機會，⁵但幸運的是，夫妻二人志趣相投，同樣雅好詩詞。因此，唱和酬答便成為他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活動。在他們的作品中，不難發現相關的敘述，如徐燦的「向洗墨池邊，裝成書屋，蠻箋象管，別樣風流」；⁶陳之遴的「詠絮看花二十春」、「一闌新詞誰解和。吟成只是薰香坐」、「弄月吟花宵復晝，點染新詞」等。⁷而他們對彼此的創作又甚為欣賞，如陳之遴曾記：「湘蘋愛余詩愈於長短句，余愛湘蘋長短句愈於詩」。對於妻子的作品，他更稱其「清新可誦」，又得「溫柔敦厚之意」，深表讚賞。⁸

詩詞是徐燦和陳之遴傳情達意的溝通工具，而徐燦亦愛用文字來記錄婚後的各種經歷和感受。只要細讀這些作品，便可窺探二人的生活片段，了解當中的夫妻感情。本文嘗試以徐燦詩詞為主，以陳之遴的作品以及相關文獻記載為輔，務求透過文史互證的方法，全面探討徐燦作品中所透露的夫妻之情及其發展。

徐燦作品中的夫妻之情及其發展

鑑於徐燦生平資料甚為缺乏，部份著作又難以繫年，要全面探討其婚姻生活，絕非易事。加以徐燦的詞集《拙政園詩餘》只收錄順治十年(1653)以前的作品，⁹故筆者祇能從其詩作窺探她於順治十年以後的生活狀況。下文透過對徐燦作品的解讀和零碎史料的整理爬梳，從「同甘共苦」、「感情衝擊」和「全家流放」三個角度，分析她和陳之遴的夫妻之情。

⁴ 陳之遴，字彥升，號退之，後改號素庵，浙江海寧人，陳祖苞(1586-1639)長子，喜愛創作，著作繁多，有詩集《浮雲集》、《浮雲集續集》和《百一稿》，論說命理的《命理要言》，以及未見傳世的《素庵外紀》和《旋吉堂集》。生平資料可參林永匡：〈陳之遴〉，載何齡修、張捷夫(主編)：《清代人物傳稿》(上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二，頁325-30。

⁵ 《海寧陳氏家譜》載：「素菴公原配沈夫人早世，請繼室於徐，時素菴公舉孝廉三年矣。徐公故有二女，夫人其季也，有貴徵，遂許婚焉。」(卷一九〈外傳下·第九世一品夫人徐夫人〉，頁四上；《海寧渤海陳氏宗譜》，卷二七〈原外傳·第九世一品夫人徐夫人〉，頁二四上)《庸閒齋筆記》卷一又記：「少保素庵相國未第時，以喪偶故，薄遊蘇臺，遇驟雨，入徐氏園中避之，憑欄觀魚，久而假寐。園主徐翁，夜夢一龍卧欄上，見之，驚與夢合。詢知為中丞之子，且孝廉也，遂以女字之，所謂湘蘋夫人是也。」(頁2)

⁶ 〈風流子·同素庵感舊〉，見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徐燦〉，頁457。除非特別注明，本文所徵引的徐燦詞均出自《全清詞·順康卷》，下文不再逐一臚列。

⁷ 《全清詞·順康卷·陳之遴》，〈浣溪沙·次湘蘋韻〉，頁421；〈蝶戀花·贈湘蘋〉，頁429；〈蝶戀花·次答湘蘋〉，頁430。

⁸ 〈序〉，《拙政園詩餘》，《拜經樓叢書》本，〈海昌麗則〉，第22冊，頁一上、二上至二下。

⁹ 有關《拙政園詩餘》的編纂始末和內容，可參拙著：〈徐燦作品考述〉，《九州學林》第5卷第4期(2007年冬)，頁235-46。

同甘共苦

成婚至陳之遴仕清這段時間，徐燦一直跟隨夫君，經歷不同的苦與樂。當中，「遷居都城的快樂日子」、「仕途失意、國破家亡的悲涼日子」和「夫妻分離的日子」則較常成為徐燦作品的題材，現試逐一說明。

遷居都城的快樂日子

陳之遴高中明朝進士後，一家遷居都城的日子，相信是徐燦最懷念的幸福時光。進士銜對陳之遴來說可謂得來不易。他曾於崇禎元年(1628)、四年(1631)、七年(1634)三度應進士試，均下第，令他甚為失望。¹⁰ 直至崇禎十年(1637)，他再次參加考試，才取得進士第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編修。¹¹ 這個喜訊令陳氏一家極為高興，徐燦特意寫下一首〈滿庭芳·丁丑春賀素庵及第，時中丞翁撫薊奏捷。先太翁舉萬曆進士，亦丁丑也〉來祝賀丈夫。詞中盡是喜慶之辭，如「麗日重輪，祥雲五色，噌吰玉殿名傳。紫袍珠勒，偏稱少年仙。最喜重華奕葉，周花甲、剛好蟬聯。泥金報，龍旂虎帳，歌凱沸春筵」之句，充分反映她的欣喜之情。

後來，全家僑居都城西隅。陳之遴對當時的居所作出簡單的描述：

丁丑〔崇禎十年〕通籍後，僑居都城西隅，書室數楹，頗軒敞。前有古槐垂陰如車蓋，後庭廣數十步，中作小亭，亭前合歡樹一株，青翠扶蘇，葉葉相對，夜則交斂，侵晨乃舒，夏月吐花如朱絲。余與湘蘋觴詠其下，再歷寒暑，間登亭右小丘，望西山雲物，朝夕殊態。時史席多暇，出有朋友之樂，入有闈房之娛。湘蘋所為詩及長短句，多清新可誦。¹²

由此可知，徐燦當時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身處環境優美的居所，她和丈夫常有不同的創作靈感，互相唱和，婚姻生活十分美滿。徐燦出外有朋友之樂，回家亦有闈闈之娛，生活過得甚為愜意。怪不得陳之遴於〈風流子·和湘蘋舊邸感舊〉言：「當年為歡處，有多少、瑤華玉蕊迎眸。日夕題雲詠雪，不信人愁。」¹³

另外，徐燦的感舊作品亦最常提起這段日子：

¹⁰ 陳之遴：《浮雲集》，康熙丙午（五年，1666）旋吉堂刻本影印本，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卷五〈戊辰下第作〉，頁三上（總頁617）；〈辛未下第作〉，頁四上（總頁618）；〈甲戌下第作〉，頁五上（總頁618）。

¹¹ 李圭等（編）：《民國海寧州志稿》，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修民國十一年（1922）續修鉛印本（上海：上海書店，1993年影印），卷二五〈選舉表上〉，頁六九上（總頁724）。

¹² 〈序〉，《拙政園詩餘》，頁一上。

¹³ 《全清詞·順康卷·陳之遴》，頁439。

合歡花下留連，當時曾向君家道。悲歡轉眼，花還如夢，那能長好。（〈水龍吟·次素庵韻感舊〉）

客是舊遊人，花非昔日春。記合歡、樹底逡巡。曾折紅絲圍寶髻，携嬌女，坐斜曛。（〈唐多令·感舊〉）

只如昨日事，迴頭想、早已十經秋。向洗墨池邊，裝成書屋，蠻箋象管，別樣風流。殘紅院、幾番春欲去，卻為箇人留。宿雨低花，輕風側蜨，水晶簾捲，恰好梳頭。（〈風流子·同素庵感舊〉）

〈風流子〉的「洗墨池邊，裝成書屋」應指徐燦當日居住的「書室」。¹⁴〈唐多令〉的「合歡」和〈水龍吟〉的「合歡花」，即指居所附近的一株合歡樹。¹⁵這株樹對他們而言是別具意義的。徐燦不僅在詞中提起，於詩中也有涉及，如〈出都留別合歡花〉云：「亂烟松徑曉陰陰，秋草荒庭玉露侵，自是朱絲能縮恨，非關長袖淚痕深。」〈代合歡感別〉又載：「依依三載荷殷勤，露滴風吹每見珍。玉吐紅絲縈玉珮，秋風一夕送歸人。」¹⁶從內容可見，徐燦與合歡樹共處了一段長時間，有一定的感情，故離別之時，分外依依不捨。而陳之遴對合歡樹也是情有獨鍾的，不但於《拙政園詩餘·序》中加以讚美，還撰〈合歡樹〉一詩歌詠，其序記：「合歡樹者，陳子邸中樹也。青翠扶蘇，葉葉相對，夜則兩葉交斂，侵晨乃舒，陳子悅之，作此詩也。」¹⁷事實上，徐燦每次談到合歡樹時，總會憶起昔日的溫馨往事，如〈唐多令·感舊〉記他們在合歡樹底下「曾折紅絲圍寶髻，携嬌女，坐斜曛」；〈風流子·同素庵感舊〉記載了「蠻箋象管」、「宿雨低花，輕風側蜨，水晶簾捲，恰好梳頭」的「風流」寫意生活。由於合歡樹的葉子是一對對的，晝開晚合，宛如一對互相扶持的夫妻，故徐燦以合歡樹代表昔日夫唱婦隨的日子。筆者相信徐燦和陳之遴之所以對合歡樹特別關注，除了因為它的美外，還因合歡樹有特別的象徵意義——代表他們以前居住都城的快樂日子。清代女詩人黃德貞或留

¹⁴ 〈序〉，《拙政園詩餘》，頁一上。

¹⁵ 郭麐《靈芬館詞話》誤將合歡花當作是拙政園的山茶花，云：「閨秀詞句可喜者尤多，爰摘錄以廣其傳。徐湘蘋燦水龍吟舊云：『合歡花下流連……花枝老。』徐為海寧陳相國之遴賢配，著《拙政園詩餘》，所詠花當是山茶也。」（載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冊，卷一〈婦人集〉，頁1513）近人張毅亦有誤說：「詞中所詠的『合歡花』當為拙政園中的寶珠山茶。」見張毅：〈興亡之感·相國愧之——比較徐燦陳之遴唱和之詞〉，《龍岩師專學報》2003年第4期，頁41。

¹⁶ 《拙政園詩集》，卷下，頁五下至六上。

¹⁷ 《浮雲集》，卷三，頁一下（總頁597）。按：〈合歡樹〉詩云：「奇樹繁前除，柯幹何亭亭。秀色擢華滋，葉葉相對生。吐花如朱絲，灼灼照前楹。南方為烏絨，北方為馬纓。烏絨結同心，馬纓綏遠行。」

意到合歡樹的象徵性，故其詞作〈五綵結同心·送湘蘋徐夫人歸里，時陳素菴相國沒塞外〉便有「誰知道烟縈蔓草，合歡樹折樵蘇」之句，以「合歡樹折」來表示徐燦的生活開始陷入危境。¹⁸ 如此看來，徐燦寫了三首詞講述合歡樹和都城居所，也是基於她對這段日子的重視和懷念，反映出夫妻二人曾經有過一段值得回味的婚姻生活。

官場失意、國破家亡的悲涼日子

崇禎十一年(1638)九月，陳之遴父親陳祖苞因失守邊疆一事下獄，行刑前在獄中飲鴆自盡。崇禎帝咎其「漏刑」，「錮其子編修之遴」，判以永不錄用。¹⁹ 在短短數年內，陳氏一家由望族變成罪臣之家，生活隨即陷入絕境。尤有甚者，崇禎末年，清兵入侵，戰火連連，徐燦與陳之遴為了避禍，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他們眼前看到的只是滿目瘡痍的景象，如《拙政園詩餘·序》所記，「毋論海濱故第化為荒烟斷草，諸所游歷，皆滄桑不可問矣。曩西城書室，亭榭蒼然，平楚合歡樹已供芻蕘」，可見昔日的鄉土早已面目全非了。²⁰

面對困境，徐燦與陳之遴互相扶持，透過詩詞互訴心曲，陳之遴回憶這段生活時說：「余與湘蘋流離坎壈，借三寸不律，相與短歌微吟，以消其菀結感憤，何遭逢之徑庭也。」²¹ 在他們的唱和作品中，不時有抒發家國之感的內容，如徐燦〈浪淘沙·庭樹〉「滿城霜氣濕青筵。眼底眉頭愁未了，去數歸鴉」、「雁聲和夢落天涯。渺渺濛濛雲一縷，可是還家」表示羈旅之苦。陳之遴則以〈浪淘沙·感興，和湘蘋韻〉「持杯和淚聽宵筵。猶帶故宮明月色，不及寒鴉」、「當年遊戲玉河涯。雲裏帝城雙鳳闕，好箇天家」和之。²² 至於徐燦〈念奴嬌·初冬〉的「眼前夢裏，不知何處鄉國」、「燕山一片，古今多少羈客」和陳之遴〈念奴嬌·和湘蘋韻〉的「花茵蝶友，此身曾卧香國」、「江南欲賦，可憐何處詞客」，²³ 則將個人的亡國之悲昇華至古今之嘆。特別是他們撰寫的〈滿江紅〉，更流露出悲壯的感情：

過眼韶華，淒淒又、涼秋時節。聽是處、搗衣聲急，陣鴻悽切。往事堪悲聞玉樹，采蓮歌杳啼鴉血。歎當年、富貴已東流，金甌缺。 風共雨，何曾

¹⁸ 徐樹敏、錢岳(編)：《眾香詞》(臺北：富之江出版社，1996年)，〈樂集〉，頁二〇下。

¹⁹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二四八〈顏繼祖傳〉，頁6425。按：有關陳祖苞下獄一事，王世德《崇禎遺錄》(《中國野史集成》本；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載：「〔崇禎十二年，1639〕四月，解嚴追論失事文武之罪，……津通臨德總監孫茂霖等十數人棄市，順天巡撫陳祖苞前一日死於獄。」(頁二一上〔總頁335〕)

²⁰ 〈序〉，《拙政園詩餘》，頁一下。

²¹ 同上注，頁二上至二下。

²² 《全清詞·順康卷·陳之遴》，頁424。

²³ 同上注，頁437。

歌。翹首望，鄉關月。看金戈滿地，萬里雲疊。斧鉞行邊遺恨在，樓船橫海隨波滅。到而今、空有斷腸碑，英雄業。(徐燦〈滿江紅·感事〉)²⁴

紫馬朱軒，依稀記、舊京芳節。將進酒、翠蛾環擁，玉簫清切。七貴五侯何處問，一朝化作咸陽血。歎當年、只道月長圓，曾無缺。興亡恨，終銷歇。亂晉日，平陳月。痛風流江左，遶城山疊。墜葉紛隨流水去，飛鴻只共孤雲滅。問手提、三尺定中原，誰家業。(陳之遴〈滿江紅·感興次湘蘋韻兩闕〉其一)²⁵

兩首詞調子悲涼，以「搗衣聲急」、「啼鵲血」、「金戈滿地」、「咸陽血」、「飛鴻只共孤雲滅」等語營造荒涼氣氛，並以「翹首望，鄉關月」、「斧鉞行邊遺恨在」、「興亡恨，終銷歇」等表示思鄉之苦和興亡之恨。

除了以上的言愁之作外，徐燦還有一些勸慰丈夫的作品。陳之遴因陸續受到政事和國事上的打擊，又飽受「人情冷暖」之苦，「不復有仕進之意」，打算「甘自廢棄」。²⁶對於官場失意一事，陳之遴〈念奴嬌·春日懷湘蘋〉下闕記：「堪嘆學海波翻，更儒林煙薄，幾迴蹉跎。縞帶紵衣交不少，誰似箇人明哲。種秫家園，買山吳苑，待我歸來輒。魚軒來也，如何芳訊遼越。」²⁷明言交友雖多，但仕途失意後，只得妻子能深明事理和體貼支持他。的確，徐燦對丈夫不但默默支持，更以文字來開解，見〈答素庵西湖有寄〉：「霜鴻朝送錦書還，知向寒燈慘客顏。從此果醒麟閣夢，便應向老鹿門山。十年宦態爭青紫，一旦君恩異玦環。寄語湖雲歸岫好，莫矜霖雨出人間。」²⁸頸聯所指的正是陳之遴被免職一事。頷聯中的「麟閣夢」，即當功臣的夢；²⁹「鹿門山」，喻為隱居之地。³⁰

²⁴ 《全清詞·順康卷》將「陣鴻悽切」的「陣」寫作「陳」，現據《拙政園詩餘》改正。

²⁵ 《全清詞·順康卷·陳之遴》，頁434。

²⁶ 《海寧陳氏家譜》，卷一六〈大傳三·第九世少保大學士素菴公〉，頁八上；《海寧渤海陳氏宗譜》，卷二四〈原大傳二·第九世少保大學士素菴公〉，頁二一上。

²⁷ 《全清詞·順康卷·陳之遴》，頁438。

²⁸ 《拙政園詩集》，卷上，頁二二下。

²⁹ 「麟閣」即麒麟閣，據《漢書·蘇建傳》所載，漢宣帝將有功德大臣的圖像，「凡十一人」，繪於麒麟閣之內，用以「表而揚之」。見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五四〈蘇建傳〉，頁2468-69。後人以麟閣喻指繪有功臣圖像的樓閣。

³⁰ 鹿門山之典故，出於龐公不願為官的事跡，皇甫謐《高士傳》（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所記甚詳：「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鼯鼯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反。」（頁41）後世以此喻隱居之事。

徐燦勸解丈夫，當他覺悟功名利祿猶如過眼雲煙時，大可歸隱，尋求安逸的生活。而尾聯語帶積極，希望丈夫能放下心理包袱。另外，陳之遴〈水龍吟·過舊邸感賦〉也有「萬種傷心，兩行清淚，欲揮還住」、「好景美人佳樹，被天公、一時將去。花悲花喜，人啼人笑，總來無據」等句，慨嘆命途多舛。³¹ 徐燦集中有一首〈水龍吟·次素庵韻感舊〉，內容與陳之遴之作相似：

合歡花下留連，當時曾向君家道。悲歡轉眼，花還如夢，那能長好。真箇而今，臺空花盡，亂煙荒草。算一番風月，一番花柳，各自鬪，春風巧。休歎花神去杳。有題花錦箋香稟。紅陰舒卷，綠陰濃淡，對人猶笑。把酒微吟，譬如舊侶，夢中重到。請從今、秉燭看花，切莫待，花枝老。

這首詞以樂觀的態度來回應陳之遴一詞。看到陳之遴對舊居巨變、人事變幻無常而感到失落傷心，她特意勸他別灰心失望，失去昔日的雅興。末句鼓勵他掌握現有的美好事情，希望他能積極生活下去。陳之遴的〈念奴嬌·西湖雨感二闕〉同樣見到有這種衰敗之象，如「廿年光景，嘆鬢毛非故，鏡湖猶昨」、「吹斷情絲，灑添離血，風雨回回惡」、「半生漂泊」、「綆涕胸中落」、「朦眼頻驚，倦肢難貼，只有孤衾惡」、「萬點傷心，一聲長嘆，簌簌丹楓落」等，全是感嘆人生苦難之語。³² 為了紓解他的愁緒，徐燦作〈念奴嬌·西湖雨感，次素庵韻〉一首回應：

雨窗閒話，嘆浮生何必，是今非昨。幾遍青山酬對好，依舊黛眉當閣。灑道輪香，潤花杯滿，不似前秋惡。繡簾纔捲，一樓空翠迴薄。擬汎煙中片葉，但兩湖佳處，任風吹泊。山水清音聽未了，隱岸玉筍金索。頭上催詩，枕邊滴夢，謾惜瑤卮落。相看不厭，兩高天際孤削。

詞中雖流露了點點的人生感嘆，但作者對此盡量保持樂觀、豁達的態度。她將描寫重點置於優美的湖光山色上，指出生活美好的一面，希望丈夫能從中得到慰藉。

夫妻分離的日子

徐燦深愛丈夫，時刻希望陪伴左右。然而，陳之遴在朝廷做官，難免遠行。二人分隔異地時，徐燦總是牽腸掛肚，內心終日不得安寧，所謂「說是別離難」、「別去愁何限，朝來瘦不禁」，³³ 故徐燦作品中常有思念丈夫的內容。〈永遇樂·寄素庵〉一詞便表現了這種深切的掛念：

³¹ 《全清詞·順康卷·陳之遴》，頁439。

³² 同上注，頁437。

³³ 《拙政園詩集》，卷下〈答素庵〉，頁一下；同卷〈舟中別恨寄庵〉，頁二上。

澹澹離雲，淒淒紫陌，香塵飛雪。淚滴鮫綃，愁盈珠勒，一霎成拋撇。別去丁寧，傳來芳信，頻寄錦書休絕。倩東風、吹向天涯、悄悄把離愁說。減去沈腰，霜添潘鬢，怎似前秋離別。鏡裏分鸞，燈前瘦影，羞把湘簾揭。有恨黃昏，無情玉笛，催落江梅寒月。問今宵、多少淒涼，枕稜衾缺。

開首以「澹澹離雲，淒淒紫陌」和「淚滴鮫綃，愁盈珠勒」營造一片愁苦氣氛。「悄悄把離愁說」、「怎似前秋離別」、「鏡裏分鸞」、「枕稜衾缺」等句，點明詞人受著分離之苦的煎熬。她害怕與丈夫失去聯絡，便道「傳來芳信，頻寄錦書休絕」，叮囑丈夫不要斷絕書信來往。「減去沈腰，霜添潘鬢，怎似前秋離別」等語，反映她對丈夫的憐惜，擔心他在外變得面容憔悴，腰肢消瘦。「燈前瘦影」句則描寫作者在等待丈夫歸來的期間消瘦起來。更甚者，因思念的沉重，令詞人害怕晚上獨守空房，因而產生「有恨黃昏」的想法，不想黑夜將至。寥寥數語，念夫之情躍然紙上。

徐燦其他的懷人詞作，基調及內容與〈永遇樂·寄素庵〉頗為相似，同樣表現對夫君的惦念。譬如〈臨江仙·病中寄素庵〉記：「病枕不知寒日午，起來愁雪彌漫。玉紅箋紙膩雙鸞。慙慙半息，強寫箇平安。幾日離愁愁未了，今朝又上眉端。丁寧春老且為歡。薰風雖軟，莫便試輕紈。」古代通訊工具落後，夫妻分離，只能以書信互通消息。所以，哪怕身體抱恙，「慙慙半息」，昏睡得迷迷糊糊，不知時日，徐燦仍然記掛羈旅在外的丈夫，勉強寫下這首詞以紓解個人的離愁別緒。「幾日離愁愁未了，今朝又上眉端」一句，意思恰似李清照(1081—約 1141)的〈一剪梅〉：「此情無計可消除，纔下眉頭，卻上心頭。」³⁴可見詞人的愁緒無法排解，只好希望丈夫能夠注意身體——「薰風雖軟，莫便試輕紈」。徐燦詩〈送素庵之白下〉亦有「安危豈有常，恃此方寸心。珍重御裘竭，無使霜霰侵」之句，³⁵顯示對丈夫的關懷。

〈蝶戀花·每寄書素庵不到有感〉又云：「頻寄錦書鴻不去。怕近黃昏，簾幕深深處。一寸橫波愁幾許，啼痕點點成紅雨。倚徧闌干無意緒。閒理餘香，獨自誰為語。盡日慙慙如夢裏。斜陽一瞬人千里。」對於病中仍急於寫信的人而言，最要緊的是信件能夠及時送到愛人手裏。因此，當徐燦發現「頻寄錦書鴻不去」時，她感到非常失落，並寫下這首詞。詞的上闕表現了她的悲哀，「怕近黃昏」一句與〈永遇樂·寄素庵〉的「有恨黃昏」意思相同，即害怕黃昏以後，一個人呆坐閨房。「簾幕深深處」一語，近似馮延巳(903—960)〈鵲踏枝〉的「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³⁶描寫庭院閨房的寂靜幽深，間接反映閨人的寂寞。徐燦內心憂愁，愁思自

³⁴ 李清照(著)、徐培均(注)：《李清照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卷一，頁20。

³⁵ 《拙政園詩集》，卷上，頁三下。

³⁶ 馮延巳(著)、黃畬(校注)：《陽春集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12。

「橫波」中流露出來，眼淚亦如「紅雨」點點落下。不過，她彷彿習慣了這點苦，每天仍「慳慳」的「倚遍闌干」，等待丈夫歸來。

除了以上數首詞外，徐燦還有不少作品流露同樣的情感，內容甚為相似，如〈惜分釵·春閨〉的「夢流連」和「倩個歸鴻，一寸香箋。傳。傳」，反映她嘗試藉著做夢和寄信兩種方法減輕相思之苦。又如〈蝶戀花·春晚〉「鏡懶釵慵」、〈青玉案·春曉〉「為君憔悴春能幾」、〈滿庭芳·寄素庵〉「腰瘦不勝春。黛減眉消口口，妝臺冷、擬待伊人」，則以憔悴消瘦和無心妝扮的情形，³⁷ 點出作者的傷悲。

此外，作者透過不同的客觀事物，間接抒發孤獨之情，例如她愛以成雙成對的鸞鳳、鴛鴦等代表夫妻二人分離，如「一種分鸞，兩地黃昏雨」（〈蝶戀花·春閨〉）、「歎狂風、一霎翦鴛鴦」（〈滿江紅·和王昭儀韻〉）、「鴛鴦香冷，兩地愁同」（〈永遇樂·寄素庵〉）等句，暗示夫婦的分離。她又利用一雙一對的事物來反襯自己的孤單，好像「溼燕雙雙，語語似憐幽獨」（〈聲聲慢·感懷〉）、「怕得燕雙歸，帶卻愁來，偏向人心授」（〈醉花陰·春閨〉）、「枕雙鴛，幾曾暝」（〈惜分釵·春閨〉）、「鴛鴦雙枕不知寒，銀蠟竟成紅淚顆」（〈木蘭花·秋暮〉）等。由於作者思夫心切，不惜長時間遠望，盼望丈夫早日歸來，故詞中常見綺窗、憑闌兩個意象，如「綺窗吟寂，頻倚曲闌東」（〈滿庭芳·寒夜別意〉）、「試問倚闌人，愁鎖一天春望」（〈如夢令·閨思〉）、「綠徧天涯。凭得闌干暖為誰」（〈采桑子·春宵〉）、「曲曲闌干，沉沉簾幕，嫩草王孫歸路」（〈永遇樂·病中〉）等，以行動表達傷感。由此可知，徐燦對丈夫既深愛又掛念，時常盼望他早日歸家。

另一方面，陳之遴也曾向徐燦表達掛念之情，其〈滿庭芳·寄湘蘋〉道：

渡雪丹鱗，排雲青鳥，飛來尺素津門。緘題披覽，兩地各黃昏。覺得愁風怕月，孤衾薄、杯酒難溫。無邊夢，啼痕笑靨，著枕便逢君。淹留因底事，初非羈宦，豈是從軍。歎鬚眉七尺，潦倒羞論。猶有紅箋數疊，閨中友、彤管催春。歸來也，屠蘇滿引，醉撫石麒麟。³⁸

這首詞是回應徐燦〈滿庭芳·寄素庵〉的，該詞有云「別離、雖未久，羈窗寒月，更勝從軍」，表示她擔心丈夫羈旅在外，生活艱苦。陳之遴為了消除她的疑慮，便以「淹留因底事，初非羈宦，豈是從軍」作回應。而「覺得愁風怕月，孤衾薄、杯酒難溫。無邊夢，啼痕笑靨，著枕便逢君」幾句，表明他在沒有妻子陪伴的日子裏，感到十

³⁷ 康正果《風騷與豔情》（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指出，當丈夫不在家時，「懶得梳頭或無心畫眉幾乎成了思婦的標準姿態」（頁37-38）。這除了因為婦人對丈夫的思念達到忘我的程度，忽視個人的儀容外，還與傳統的道德觀念有關。在傳統男性的眼中，婦女在丈夫遠行時不作打扮，甚至做出蓬頭散髮的樣子，才可算具備堅守不移的德婦。

³⁸ 《全清詞·順康卷·陳之遴》，頁435。

分孤單，唯有靠做夢與妻子見面，聊解相思之苦。陳之遴其他作品也流露出相同的情意，如〈懷湘蘋〉「比翼連枝十載餘，暫分香袂亦躊躇」、³⁹〈念奴嬌·春日懷湘蘋〉「花落花開才一度，足抵十年離別」、「夢魂無賴，半宵多少周折」等，⁴⁰可見陳之遴對徐燦的思念，絕不比徐燦對他的少。〈西江月·湘蘋將至〉一詞，更將他對妻子的愛表露無遺：「夢裏君來千遍，這回真箇君來。羊腸虎吻幾驚猜。且喜餘生猶在。舊卷燈前同展，新詞花底爭裁。同心長結莫輕開。從此願為羅帶。」⁴¹這裏所表達的，不只是思念之情，而是欲與妻子相依一生的願望。他與妻子經歷苦難後，明白「珍惜眼前人」的道理，希望「同心長結莫輕開，從此願為羅帶」，終生與妻子過著夫唱婦隨的生活。

感情衝擊

從上文的論述可知，徐燦由始至終也深愛丈夫，體現了矢志不渝的精神。然而，在漫長的相處日子裏，夫妻之間總會出現一些問題。這些事情雖未必對他們的感情有重大影響，但當中的底蘊也值得探討，以助全面了解他們的婚姻狀況。下文從陳之遴納妾和仕清兩方面進行分析。

陳之遴納妾

多年以來，學界一直懷疑陳之遴曾經納妾，傷透徐燦的心（詳下文），惜均無法提供確實證據。不過，筆者從《海寧陳氏家譜》中找到相關的記載：

之遴，字彥升，……配仁和沈氏，累贈一品夫人，繼光祿丞蘇州徐桴女，累封一品夫人，詳見外傳，合葬高陽山。子五，蒼永、沈出；堅永、容永、奮永、堪永，徐出，堅永為弟之邁後。女三，長適州同湖州吳啟思，沈出；次適兵馬司裘充琛，側室朱出；三適操江朱衣助子庠生土彥，側室徐出。⁴²

換言之，陳之遴一生共有四個妻子，元配是沈氏，繼室是徐燦，另有妾侍朱氏和徐氏。由此可知，陳之遴納妾一事是確鑿可據的；而從陳之遴和徐燦的作品中，亦可見相關內容，如陳之遴〈遣姬詩〉序記：「夫禍冷小星，臺收行雨，或人非惜玉，則閨有鋤蘭。余翰墨餘閒，頗辯珮聲釵色，闢方逮下，恒培瑤草瓊枝。而國嘆銅駝，長辭東觀，家殘金谷，終宴北門，夢蝶俄醒，花叢嬾顧。……去若飛花，莫卜飄茵墮

³⁹ 《浮雲集》，卷一一，頁一上（總頁 662）。

⁴⁰ 《全清詞·順康卷·陳之遴》，頁 438。

⁴¹ 同上注，頁 423。

⁴² 《海寧陳氏家譜》，卷六〈世傳三〉，頁一五下；《海寧渤海陳氏宗譜》，卷七〈第九世世傳〉，頁一二下。

溷。」詩中又有「翩翩裘馬少年時，滿院名花第幾枝，今日風流零落盡，眼邊珠淚髣髴絲」之句，透露陳之遴早已蓄養姬妾，只因家道中落而予以遣散罷了。⁴³

既然如此，徐燦對納妾一事的看法是怎樣的呢？一些學者如譚正璧、孫康宜、趙雪沛、鮑家麟、沈婉華、劉勇剛等，強調徐燦為此大感傷心，⁴⁴並均以〈憶秦娥·春感次素庵韻〉作為論證的依據：「春時節。昨朝似雨今朝雪。今朝雪。半春香燠，竟成拋撇。銷魂不待君先說。悽悽似痛還如咽。還如咽。舊恩新寵，曉雲流月。」

關於〈憶秦娥·春感次素庵韻〉一詞的解讀，從字面上解釋，〈憶秦娥〉一詞的確是抒發婦人被棄的情感，似乎反映徐燦正面對婚姻上的問題。但是，葉嘉瑩和李財福提出相反的看法，⁴⁵認為〈憶秦娥〉所說的是國破家亡的感慨，並不是男女之情。二人皆以陳之遴〈虞美人·戲贈湘蘋〉一詞，確定陳之遴和徐燦不會因納妾一事而有嫌隙。該詞云：「勝花葛蔓閒牽繞。枉送韶顏老。雙鸞鏡裏試新粧。奪得一枝紅玉滿懷香。勞君揀盡吳山翠。心已三年醉。閨人長作掌珠擎。那得老奴狂魄不鍾情。」⁴⁶上闕的「雙鸞鏡裏試新粧。奪得一枝紅玉滿懷香」暗示有一絕色美女到來，下一闕「勞君揀盡吳山翠」的「吳山翠」便指這位江南美女，「勞君揀盡」是陳之遴對徐燦說的話，勞煩她為自己選得一個美女，令他「心已三年醉」。「閨人長作掌珠擎。那得老奴狂魄不鍾情」二句，表示徐燦也視美女為掌上明珠，丈夫又怎會不愛她呢？⁴⁷可見，在娶

⁴³ 《浮雲集》，卷一一，頁一下至二上（總頁 662-63）。

⁴⁴ 譚正璧：《中國女詞人故事》（臺北：莊嚴出版社，1983年），頁46；孫康宜（著）、李爽學（譯）：《詞與文類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附錄三：柳是和徐燦的比較：陰性風格或女性意識？〉，頁185〔原文見 Kang-i Sun Chang, "Liu Shih and Hsü Ts'an: Feminine or Feminist?" in *Voices of the Song Lyric in China*, ed. Pauline Yu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 178〕；趙雪沛：《明末清初女詞人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225-26；鮑家麟：〈明末清初的蘇州才女徐燦〉，載鮑家麟（編著）：《中國婦女史論集五集》（臺北縣板橋市：稻鄉出版社，2001年），頁231-32；沈婉華：〈徐燦《拙政園詩餘》研究〉（南投縣埔里鎮：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碩士論文，2004年），頁82；劉勇剛：〈「世事流雲，人生飛絮」——論徐燦《拙政園詩餘》〉，《懷化學院學報》2007年第6期，頁63。

⁴⁵ 葉嘉瑩：〈簡介幾位不同風格的女性詞人——由李清照到賀雙卿（下）〉，載所著《風景舊曾諳：葉嘉瑩說詩談詞》（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249-50；李財福：〈清代六家閩秀詞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年），頁75-77。

⁴⁶ 《全清詞·順康卷·陳之遴》，頁426。

⁴⁷ 「那得老奴狂魄不鍾情」中的「老奴」一詞，隱含著一個典故。據《世說新語》所載：「溫平蜀，以李勢女為妾，郡主兇妒，不即知之。後知，乃拔刀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窗梳頭，姿貌端麗，……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見劉義慶（著）、徐震堦（箋）：《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下〈賢媛第十九〉，頁362。故事中的郡主看見那位妾侍如此美麗，便不殺她，讓丈夫娶她。從此典故可知，「閨人長作掌珠擎。那得老奴狂魄不鍾情」有徐燦憐愛新妾之意。

妾一事上，徐燦採取主動，得到丈夫的稱許，過程是愉快的。而這種行為，在明末清初時期也甚為普遍。因此，徐燦不會於〈憶秦娥〉一詞提出「舊恩新寵」的控訴。

學界對〈憶秦娥·春感次素庵韻〉的解讀，各執一詞，究竟孰是孰非？這首詞又應該怎樣理解呢？筆者傾向支持葉嘉瑩和李財福的說法。該詞題為「春感次素庵韻」，按內容和用韻情況來看，應該是和陳之遴的〈憶秦娥·三月〉。而他的〈憶秦娥·和湘蘋韻〉同樣寫於三月時分，內容似是回應徐燦一詞。現先引錄二詞，再作說明。

春時節。年年三月偏愁絕。偏愁絕。斷岡殘樹，幾枝寒雪。招魂一曲商歌闕，傷心兩把啼痕血。啼痕血。錦幃鴛帶，那年曾結。（〈憶秦娥·三月〉）

春三月。天公似吝芳菲節。芳菲節。連朝舊雨，一庭今雪。年來情緒何堪說，暖風晴日還淒切。還淒切。千愁放了，一般難撇。（〈憶秦娥·和湘蘋韻〉）⁴⁸

細看內容，可知陳之遴在抒發亡國之感。兩首詞均寫於春三月時分，而這正是明朝滅亡之時，《明史》載：「〔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丁未，昧爽，內城陷。帝崩於萬歲山，……明亡。」⁴⁹每到春季三月，陳之遴便感觸起來，寫詞傷悼明亡之事，如〈浣溪沙·春暮〉「一歲傷心三月暮，幾宵悽骨五更寒」、〈滿庭芳·偶成〉「無賴天公作劇，搬弄出、兩樣年華。春三月，酒情花趣，都在別人家」，⁵⁰顯示「三月」一詞包含亡國的意緒，非普通的時間用語。就如〈憶秦娥·三月〉一詞，「招魂一曲商歌闕」的「招魂」本指屈原用以招楚懷王魂的篇名，陳之遴以此暗喻崇禎帝已死，欲招其魂。而「錦幃鴛帶，那年曾結」則是他回想自己昔日曾任明臣的往事。全詞到處使用悲哀的字詞，如「偏愁絕」、「斷岡殘樹」、「傷心兩把啼痕血」，襯托出他那悲痛的感覺。至於〈憶秦娥·和湘蘋韻〉的上闕，初以雪景之冷營造淒冷的氣氛，後以「暖風晴日還淒切」進一步表示內心的悲傷，並不是天氣所能改變的。原因何在？只因「年來情緒何堪說」。〈憶秦娥·次韻答湘蘋〉一詞可對此作補充：「浮榮早。觴花賦雪無昏曉。無昏曉。玉堂春麗，錦機年小。蓮霜鴛浪經多少。舊游空憶瓊枝繞。瓊枝繞。斷烟荒蔓，那時誰道。」⁵¹所謂「蓮霜鴛浪經多少」，陳之遴與徐燦經歷戰亂，不但失去了昔日舒適的生活，而且眼見昔日的河山已面目全非，愁苦、感慨實在「難撇」。

假若陳之遴的〈憶秦娥·三月〉和〈憶秦娥·次韻答湘蘋〉是述及明朝滅亡之事，與它們有密切關係的〈憶秦娥·春感次素庵韻〉也應談及相同的事。事實上，將三者作一對讀，便會發現三者是互相呼應的。現以表列方式，比較詞作之內容：

⁴⁸ 《全清詞·順康卷·陳之遴》，頁 423，422。

⁴⁹ 《明史》，卷二四〈莊烈帝紀二〉，頁 335。

⁵⁰ 《全清詞·順康卷·陳之遴》，頁 421，435。

⁵¹ 同上注，頁 423。

陳之遴〈憶秦娥·三月〉	徐燦〈憶秦娥·春感次素庵韻〉	解 說
春時節	春時節	同是春季時節
斷岡殘樹，幾枝寒雪	昨朝似雨今朝雪	皆有雪景
傷心兩把啼痕血。啼痕血	悽悽似痛還如咽。還如咽	二人同為明朝滅亡而感到十分悲傷
錦幃鴛帶，那年曾結	舊恩新寵，曉雲流月	「舊恩」等於「錦幃鴛帶，那年曾結」的意思，「新寵」是指「舊恩」以後的情況，「曉雲流月」概括表示世事多變的感嘆

徐燦〈憶秦娥·春感次素庵韻〉	陳之遴〈憶秦娥·和湘蘋韻〉	解 說
春時節，昨朝似雨今朝雪。今朝雪	春三月，天公似吝芳菲節。芳菲節，連朝舊雨，一庭今雪	季節、天氣一模一樣
半春香暖，竟成拋撇	年來情緒何堪說，暖風晴日還淒切。還淒切	「半春香暖，竟成拋撇」即是天氣雖暖，但作者還感到寒冷，就如暖氣被「拋撇」一般，意思與「暖風晴日還淒切」相同
銷魂不待君先說，悽悽似痛還如咽。還如咽	千愁放了，一般難撇	兩者皆指出愁緒難以消除

由上二表可見，〈憶秦娥·春感次素庵〉一詞所說的應是亡國之感，而不是對丈夫納妾的哭訴。⁵² 換句話說，以此詞作為推斷陳之遴納妾之證據，並不合理。

至於徐燦對丈夫納妾的反應，筆者認為她如傳統婦女一樣接受。除了〈虞美人·戲贈湘蘋〉透露端倪外，徐燦亦曾撰〈贈侍姬華如〉，詩中「誰言宜笈更宜鬻，宛轉嬌波頻顧人」、「相逢卻向為同伴，乍別猶驚病後身」等句反映她既欣賞侍姬，又能與她和平共處。⁵³ 雖然徐燦沒有因納妾一事而大表傷感，但這方面的悲傷情緒還是時見於作品中。就如上一節所言，徐燦作品時常流露思念丈夫、閨中寂寞之情，當中的原因可能是掛念遠行的丈夫，亦可能是感嘆自己不再受丈夫的寵愛。特別是〈蝶戀花·春閨〉的意思更明顯，「簾卷曉寒生怕起。一種分鸞，兩地黃昏雨。為問海棠開也未，章臺有柳君休繫」中「章臺」指妓女的居住，「柳」即妓女，徐燦喚著「君休

⁵² 張珍懷對〈憶秦娥·春感次素庵韻〉所表達的意思提出另一看法：「此詞似是陳之遴初次貶謫時所作。上片『半春』二句，說陳之遴已為清廷『拋撇』了。下片更明顯說出清廷對降臣所施之恩寵，如『曉雲流月』瞬息全無矣。」見張珍懷：《清代女詞人選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頁8。由於此詞收入順治十年出版的《拙政園詩餘》，此時陳之遴尚未被貶謫，故張說並不成立。

⁵³ 《拙政園詩集》，卷上，頁二二下至二三上。

繫」，也許深知陳之遴賦性風流，怕他會流連煙花之地，忘記自己。不過，無論丈夫變成怎樣，她也願意包容，其〈蝶戀花〉便明確表示這一點：「蝶不戀花花戀蝶。棄綠憐紅，不是它心劣。一種深情情獨切。無情只愛同心結。幾縷春冰吹漸裂。謝得東風，肯送歸舟葉。日夜隨郎從未別，何須去共吳門月。」丈夫做出「棄綠憐紅」的行為，徐燦還為他說好話，指他「不是它心劣」，更明言縱使丈夫「無情」，她仍會深愛丈夫，永遠陪伴他，足證她對陳之遴的愛確是堅貞不渝，不受任何事情所影響。

陳之遴仕清

譚獻評徐燦的〈踏莎行〉（芳草才芽）云：「興亡之感，相國愧之。」⁵⁴認為陳之遴在詞中表現的亡國之感，遠比徐燦遜色。孟子有言：「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⁵⁵若從知人論世的角度分析，他們的作品之所以有情感上的差異，相信與他們對明亡清興抱著不同的態度有密切關係。不少學者留意到這個情況，如孫康宜說陳之遴降清、仕清之事，「顯然是令妻子不齒的背叛行為」。⁵⁶張毅研讀他們的唱和作品後，從中看到「他們不同的人生態度」，認為「徐燦深感故國之思、滄桑之感，對陳之遴仕清一事，心存憾悔，時有微詞」。⁵⁷

的確，陳之遴降清、仕清的行為，與徐燦眷戀明朝的想法矛盾。海寧陳家世代為明朝官員，而陳之遴亦曾為明朝效力，何以最終選擇出仕新朝，當一個節義有損的「貳臣」？⁵⁸筆者推測有三個原因：

第一，陳之遴渴望建功立業。海寧陳家為明朝大族，人才濟濟，為官者多不勝數。為了延續這個傳統，陳氏家族特重子孫的才德培養，鼓勵子孫勤於著述，考取功名，為國效力。陳之遴在這樣的家庭氛圍下長大，自然渴望做官。他積極參加科舉，就算連番落第，也繼續投考。終於在第四次考試中舉，成為明朝官員。可惜，他不久即受父親之事牽連，導致永不錄用，理想無法實現，如同走上絕路。黃裳便說：「以極

⁵⁴ 譚獻：《篋中詞》，光緒八年（1882）刻本影印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五，頁二六下（總頁695）。

⁵⁵ 朱熹：《孟子集注》（《四書章句集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一〇〈萬章下〉，頁324。

⁵⁶ 孫康宜：〈柳是和徐燦的比較〉，頁189-90。

⁵⁷ 張毅：〈興亡之感·相國愧之〉，頁40。

⁵⁸ 「貳臣」一詞據顧世嚴說，乃「是一個和『遺民』相對的概念，指在前一朝取得了功名或做了官，到了後一朝代又取得了功名或做了官的人」。見顧世嚴：〈清初貳臣詞研究〉（金華：浙江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頁7。至於「遺民」一詞，根據何冠彪說，「廣義指明亡後不再干謁祿位的人，而不狹義指因忠於前朝而退隱者」。對於在清朝建立一段時間後才出仕的士子，則「以他們一日未仕清，仍作遺民看待」。見何冠彪：〈論明遺民之出處〉，載所著《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年），頁102-5，注2。

熱衷之人，甫掇巍科、得史席，即構家難，更絕其仕進之途，炎涼冰炭，轉瞬間事，何可堪也。」⁵⁹ 陳之遴無法再做明朝官員，頓有「所志卒未展」、「斯志乃未酬」之感。⁶⁰ 清朝建立後，積極招攬人才，正好給予他一個機會，再展抱負。⁶¹

第二，陳之遴或因父親之事而對明室產生不滿。《虞陽說宛乙編》記：「鼎革後〔陳之遴〕具呈浙督云，伊父以大兵破城論斬，已與明朝為仇矣。」⁶² 陳之遴的父親陳祖苞，「才性開敏，剖決如神」，⁶³ 曾當寧前僉憲，遇事必冒死抗敵，卻因一次失守之誤而被崇禎帝判死罪，更於獄中自殺身亡。眼見自己和父親一直為明廷鞠躬盡瘁，卻受到朝廷不合理的嚴懲，自然對明室有所不滿，其〈念奴嬌·贈友〉便表達了這種情感：「行年四十，乃知三十九年都錯。富貴功名如此矣，何必酒闌花落。朱子傳經，沈郎製錦，與我年相若。著鞭先我，撫躬多少慚忤。」⁶⁴ 明言昔日對明廷所付出的一切是「錯」，是「慚忤」。清朝建立後，他自然不用太過顧念明朝之恩而仕清了。

第三，陳之遴明白世事反覆無常，對明亡一事不置可否。陳之遴篤信命理，深知世事雖然多變難測，但當中必有定理，而其著作《命理約言》便記下不少例子和相關說明。⁶⁵ 他能以冷靜的態度面對明朝滅亡，認為此乃大勢所趨，如〈燕京雜詩〉云：「神宗中葉久熙康，龍戰元黃在廟堂，從此群公輕國恤，終令劇賊亂天常。」（其五）「中書罷省啓文淵，閣老仍專宰相權，非少蕭曹扶漢日，終如牛李亂唐年。」（其八）「他時旄節總書生，軍覆潼關國已傾。」（其九）認為明朝國勢日壞，源自政策的不逮、臣子的不濟等問題，國家覆亡自是必然的事。⁶⁶ 他與徐燦唱和的〈滿江紅·感興次湘蘋韻〉其

⁵⁹ 黃裳：〈拙政園詩餘〉，載所著《來燕榭讀書記》（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223。

⁶⁰ 《浮雲集》，卷三〈感懷〉其三、〈感懷〉其四，頁一一上（總頁603）。

⁶¹ 董潮持相同看法：「相國在明季以奸臣子永不敘用，故于其亡也，不無幸心焉。」見董潮：《東臯雜鈔》，《叢書集成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卷三，頁34；李春光（編）：《清代名人軼事輯覽》（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509。

⁶² 《虞陽說宛乙編》一書，筆者未見，轉引自黃裳：〈陳之遴與吳梅村〉，載《藝林叢錄》第四編（香港：商務印書館，1964年），頁315-16。

⁶³ 金吳瀾等：《光緒崑新兩縣續修合志》，光緒七年（1881）刻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卷二一〈名宦·明·陳祖苞〉，頁一八上（總頁330）。

⁶⁴ 《全清詞·順康卷·陳之遴》，頁438。

⁶⁵ 《命理約言》（香港：上海印書館，1987年）卷四〈雜論〉記載：「人有此日坐罪，而來日忽貴者，前月登第，而後月遽沒者，非此運吉凶雜見，乃吉運中微帶危機，凶運中偶扶貴氣耳；又有以義氣撻禍患，而反致通達者，由詭道得名利，而反取喪亡者，此則直是吉運，絕非危機，直是凶運，毫無富貴氣也。……人命有十分吉運，而反休官，何也？宦途危險，欲罷不能，一旦投聞，終身安枕，非十分吉運，何能得此乎？有十分凶運，而反遷秩者，何也？歷任平安，忽移重地，變生意外，命損須臾，非十分凶運，何以此乎！」（頁108）

⁶⁶ 《浮雲集》，卷七，頁八下至九上（總頁635-36）。

二也記：「萬紫千紅，自合有、飄零時節。看世事、夢夢難問，不須悲切。」⁶⁷ 由於看破世情，知道明亡是時勢造成，仕清也是順勢而行罷了。

無論是甚麼原因，陳之遴出仕清朝是事實，而他的作品亦確實甚少懷念故國的言辭。相反，徐燦對明朝的忠心和思念，則大量地反映在作品上。她的作品，特別是抒發亡國之感的詞，極富遺民意識，如〈唐多令·感懷〉「夢裏江聲和淚咽，何不向，故園流」、〈踏莎行·初春〉「故國茫茫，扁舟何許。夕陽一片江流去。碧雲猶疊舊河山，月痕休到深深處」、〈滿江紅·將至京寄素庵〉「滿眼河山擊舊恨，茫茫何處藏舟壑。記玉簫、金管振中流，今非昨」、〈石頭聞警〉「不須回首望，鄉國半愁烟」、⁶⁸ 〈秋夜偶成〉其四「故國雲山一望中，碧溪清泚繞丹楓」等，⁶⁹ 字裏行間流露出濃厚的愛國情思。換言之，在這段婚姻中，丈夫是出仕新朝的貳臣，妻子是掛念前朝的遺民，心態上有分歧。

徐燦面對這種情況，總是無法釋懷，無論「在感情和生活上深深陷入矛盾和痛苦之中」。⁷⁰ 本來，丈夫得到朝廷的委任，妻子應該感到驕傲才是，就如明朝之時，陳之遴高中進士，徐燦高興不已，寫下〈滿庭芳·丁丑春賀素庵及第，時中丞翁撫薊奏捷。先太翁舉萬曆進士，亦丁丑也〉一詞，反映她的欣喜之情：

麗日重輪，祥雲五色，嘈呶玉殿名傳。紫袍珠勒，偏稱少年仙。最喜重華奕葉，周花甲、剛好蟬聯。泥金報，龍旂虎帳，歌凱沸春筵。 瑤池，初宴罷，冰肌雪骨，文彩翩然。拜木天新命，紫禁親詮。道是鷄窗別也，從今始、再理芸編。篝燈話，絲綸世掌，何以答堯天。

可是，徐燦得知丈夫出仕清朝後，心情很是複雜，如〈憶秦娥·春感次素庵韻〉有「銷魂不待君先說。悽悽似痛還如咽。還如咽。舊恩新寵，曉雲流月」之句，抒發她對世事多變的感慨，從中亦可見她對丈夫仕二朝不怎樣安心。作品中所見的喜悅已比以前大大減少，見〈滿庭芳·寄素庵〉：

氣吐祥光，春生紫禁，飛塵尚阻歸輪。翠屏向曉，腰瘦不勝春。黛減眉消□□，妝臺冷、擬待伊人。梨花雪，蒼苔砌玉，歸馬試蹄痕。 別離，雖未久，羈窗寒月，更勝從軍。繞□□□□，越水吳雲。惟有梅花耐雪，堪冷澹、伴我黃昏。鵲聲喜，傳來鳳閣，重典舊絲綸。

⁶⁷ 《全清詞·順康卷·陳之遴》，頁434。

⁶⁸ 《拙政園詩集》，卷下，頁二上。

⁶⁹ 同上注，頁八下。

⁷⁰ 陳邦炎：〈評介女詞人徐燦及其拙政園詞〉，載葉嘉瑩、陳邦炎：《清詞名家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年），頁13。

全詞隱約藏著一股愁緒，少了昔日那份興奮的心情。作者只以「氣吐祥光，春生紫禁」營造喜慶氣氛，並用「鵲聲喜，傳來鳳閣，重典舊絲綸」來傳達喜訊，祝願夫君早日得到朝廷重用。由此可見，徐燦雖不贊成丈夫仕清，但為人妻子，最終還是尊重丈夫的決定，給予支持和祝福。

因此，徐燦的作品裏並沒有明確反對、批評丈夫仕清的內容，也沒有因之而引起的激動情緒。相反，她的作品往往只瀰漫著一股愁悶的意緒，表達無奈、感慨之情，隱晦地透露這方面的感受。譬如〈滿庭芳·丙戌立春，是日除夕〉寫於順治三年（1646），「而今瘦，梅花堪并，羅綺也難勝」數句，呈現一個憔悴瘦弱的形象，表達出自己的苦況。〈惜分釵·旅懷〉又有「身長泛，花相賺，新來漸把閑愁懣」數句，暗中透露居住京師之愁。另看〈滿江紅·將至京寄素庵〉：

柳岸欹斜，帆影外、東風偏惡。人未起、旅愁先到，曉寒時作。滿眼河山擊舊恨，茫茫何處藏舟壑。記玉簫、金管振中流，今非昨。春尚在，衣憐薄。鴻去盡，書難託。嘆征塗顛顛，病腰如削。只赤玉京人未見，又還負卻朝來約。料殘更、無語把青編，愁孤酌。

這首詞應寫於陳之遴仕清後，徐燦正前往北京與他團聚之時，故曰「將至京寄素庵」。能與丈夫團聚，徐燦應感到高興。可是，她當時懷著亡國之痛，前往清朝首都與降清的丈夫會見，箇中滋味並不好受。所以，在旅途中她只有由「滿眼河山」牽起的「舊恨」、「旅愁」，毫無欣喜期待之情，全首詞也籠罩著愁苦的氣氛。〈風流子·同素庵感舊〉下闕又有另一種含意：「西山依然在，知何意憑檻，怕舉雙眸。便把紅萱釀酒，只動人愁。謝前度桃花，休開碧沼，舊時燕子，莫過朱樓。悔煞雙飛新翼，誤到瀛洲。」說出作者怕見舊物，以免引發難以抑止的愛國愁思。末二句乃全詞的重點，「瀛洲」本指傳說中的仙山，《史記·秦皇本紀》記：「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⁷¹ 後來，《新唐書·褚亮傳》有「十八學士登瀛洲」之語，⁷² 後人即以「登瀛洲」喻士人備受恩寵，如入仙境。徐燦以「登瀛洲」暗指丈夫被清廷重用，而以「悔」、「誤」二字，表示她對此感到悔疚遺憾。在〈滿江紅·聞雁〉中徐燦還透露了一點歸隱之思：

既是隨陽，何不向、東吳西越。也只在、黃塵燕市，共人悽切。幾字吹殘風雨夜，一聲叫落關山月。正瑤琴、彈到望江南，冰弦歇。悲還喜，工還拙。廿載事，心間疊。卻從頭喚起，滿前羅列。鳳沼魚磯何處是，荷衣玉佩憑誰決。且徐飛、莫便沒高雲，明春別。

⁷¹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六〈秦始皇本紀〉，頁247。

⁷² 歐陽修：《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一〇二〈褚亮傳〉，頁3977。

上闕表示徐燦隨丈夫旅居京師期間的思鄉之苦，下闕則說明她對人生的種種看法。作者回想人生的不同經歷，頓有「悲還喜，工還拙」的感受，不知當中孰對孰錯，令她頗為困惑。她渴望尋找歸隱之處，過平靜日子，但從「何處是」、「憑誰決」二句，可知這不是她所能決定的。這份無奈、迷茫的看法，或源於她處於懷念明朝與陪伴丈夫仕清的矛盾。她一方面愧對故國，渴望歸隱，另一方面跟隨夫君，尊重他的決定，留在京師居住。這種兩難的狀況，令她處身在無法處理的困境中。

這裏補充一點，徐燦在丈夫當官後生活不愉快，除了因為丈夫仕清外，相信與當時的社會批評不無關係。歷朝士子講求忠君愛國，不仕二朝。清朝本為異族，一向為士人所輕視，於是降清的貳臣，常被人評為失節敗行，有辱民族。例如錢謙益(1582-1664)被批評「才名滿天下，而所欠惟一死，遂至罵名千載」。⁷³ 時人又以詩句「寄語婁東吳學士，兩朝天子一朝臣」嘲諷吳偉業(1609-1672)。⁷⁴ 陳之遴於明亡後，立即上京降清，與其他貳臣一起受到惡評。《重麟玉冊》載：「當時錢牧齋〔謙益〕、吳梅村〔偉業〕、龔芝麓〔鼎孳，1616-1673〕、陳素菴〔之遴〕、曹倦圃〔溶，1613-1685〕為江浙五不肖，皆蒙面灌漿人也。」⁷⁵ 「蒙面灌漿」，即形容人「蒙著人的面皮卻無心肝」，責罵何等嚴厲！⁷⁶ 徐樹丕對於陳之遴「世受國恩，簪纓四五代」，竟於清初時期「率先投順，盡變本來面目」，斥他為「真塗面喪心狗彘之不若也」。⁷⁷ 由此可知，時人對陳之遴仕清的批評是十分嚴厲、狠毒的。徐燦身為妻子，一定會聽到外間的冷嘲熱諷，她的內心又怎會好受？況且，她是有節氣之人，心繫明朝，對於外間的指斥，既認同但又不能公然反對，實在無可奈何。人生在世，活得如此無奈，自然有歸隱之心了。

徐燦與陳之遴於仕清一事上有不同的看法，致使徐燦處於懷念明朝與陪伴丈夫仕清的矛盾之中。雖然如此，她沒有放棄丈夫，更沒有討厭他。作品中，徐燦沒有

⁷³ 錢泳：《履園叢話》(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叢話〉二四〈雜記下·東澗老人墓〉，頁637。

⁷⁴ 劉獻廷：《廣陽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卷一，頁10。

⁷⁵ 沈梅史：《重麟玉冊》，〈李映碧傳·附記〉，筆者未見，轉引自黃裳：〈陳之遴與吳梅村〉，頁315。

⁷⁶ 謝正光在〈清初貳臣曹溶及其「遺民門客」〉一文中指出，所謂「蒙面灌漿人」，乃是「清初流行的一句罵人的話。『蒙面』一詞，孔尚任在《桃花扇》裏使用過。該劇第三齣〈闕丁〉中記吳應箕咒罵阮大鍼的話說：『你的罪過，朝野俱知。蒙面喪心，還敢入廟？』這是說阮圓海『雖然蒙著人的面皮，卻喪失了人的良心。』至於『灌漿』二字，乃『饅頭』的別稱；饅頭實心無餡，引喻為『無良心』。合而觀之，『蒙面灌漿』意即『蒙著人的面皮卻無心肝』。用這四個字來罵人，狠毒可見！」載謝正光：《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222-23。

⁷⁷ 徐樹丕：《識小錄》(涵芬樓秘笈本；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年〔1916〕)，卷二〈陳之遴〉，頁九一上至九一下；卷四〈陳之遴修史詩〉，頁九〇上。

直斥丈夫的選擇，只是以婉約的語氣，表達自己對仕清一事的擔心與感慨。實際上，她還是尊重丈夫的決定，堅守著「日夜隨郎從未別」的態度。嚴迪昌對徐燦的做法作出中肯的解釋：「陳之遴出仕清廷，徐燦不可能正面直白抗爭，作為一個封建大家閨秀出身的女子也做不到，可是心情矛盾而抑鬱的。」⁷⁸可見徐燦寧願自己受苦，仍處處為丈夫設想，夫妻之情並沒有因仕清一事而變差。

全家流放

順治十年後，陳之遴在政治上的聲望大不如前，先被順治帝指責是「緘默取容之人，恐不堪重職」；⁷⁹後被削官銜二級，罰俸一年。⁸⁰後來，他雖被陞為內翰林弘文院大學士，⁸¹但至順治十三年（1656），又被魏裔介（1616–1686）、王禎、焦毓瑞三位大臣彈劾，⁸²觸怒順治帝，被判「以原官發盛京〔今遼寧瀋陽市〕地方居住」，⁸³徐燦因此亦隨行。他們出發之際，吳偉業作〈贈遼左故人八首〉予陳之遴，詩中「從夫只好夢魂來」正是形容徐燦的那種隨夫離家、歸鄉無望的處境。⁸⁴他們到達盛京後，陳之遴和徐燦時有唱和，以抒發因坎坷遭遇和艱苦生活而引起的悲傷，如陳之遴〈歲暮思歸〉便有「投身世路當千折，屈指明春是十年」之句，⁸⁵慨嘆世途崎嶇。徐燦的〈歲暮思歸和素庵韻〉也懷著同樣傷心的情感，如「傷心以日長為歲，久客逢春不當年」便有此意。⁸⁶此外，陳之遴又撰〈寒夜遇成〉二首，表達對國事的關心（頻秋兵氣釀奇寒，撼枕終風臥未安）和無奈（窮年案牘題詩少，載道流亡獻策難），以及對歸隱生活的考慮（已辦荷衣塵夢斷，不知何地掩荊關）。⁸⁷徐燦借〈寒夜和素庵韻〉一詩，一方面抒發

⁷⁸ 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542–43。

⁷⁹ 巴泰：《世祖章皇帝實錄》（《清實錄》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七二「順治十年二月壬子」條，頁572。

⁸⁰ 《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七四「順治十年四月甲辰」條載：「陳名夏、陳之遴、金之俊等深負朕恩，本當依擬，姑從寬典，著各削去官銜二級，罰俸一年，仍供原職。」（頁583）

⁸¹ 《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九〇「順治十二年二月庚辰」條，頁708。

⁸² 陳之遴被彈劾的內容，參看《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九九「順治十三年二月戊寅」條，頁766；卷九九「順治十三年三月壬午」條，頁767–68；卷九九「順治十三年三月甲申」條，頁768。

⁸³ 《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九九「順治十三年三月乙未」條，頁770。

⁸⁴ 吳偉業：《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卷一八〈詩後集八·贈遼左故人八首〉其八，頁440。按：顧師軾《年譜》記此詩撰於順治十三年：「〔順治〕十三年丙申四十八歲，……海寧陳相國謫戍遼陽。有〈贈遼左故人〉詩。」見《吳梅村全集》，〈附錄二·年譜·梅村先生年譜四〉，頁1465。

⁸⁵ 《浮雲集》，卷七，頁一六下（總頁639）。

⁸⁶ 《拙政園詩集》，卷上，頁二七下。

⁸⁷ 《浮雲集》，卷七，頁一六下至一七上（總頁639–40）。

對鄉國的懷念(眼看故國雲飛盡,心繫高堂雁去難),一方面安慰丈夫,希望他認清仕途的問題(羅雀門從當日冷,批鱗書比昨年難)後,能「久識虛名誤」,並以「此心應乞梵王安」一句,勸他擺脫塵世苦惱,尋求宗教的慰藉,表達了對丈夫的關懷。⁸⁸不久,陳之遴幸得順治帝召「回京入旗」,一家才得以回京。⁸⁹

可是,順治十五年(1658)四月,陳之遴又因賄賂內監吳良輔獲罪,被革職之餘,「并父母兄弟妻子流徙盛京,家產籍沒」,⁹⁰懲罰較上一次嚴厲得多。這次,徐燦依然跟隨丈夫流放。當他們由京師起行到盛京時,路人爭相觀看,如吳偉業的〈即事十首〉其四言:「列卿嚴譴赴三韓,貰酒悲歌行路難。妻子幾隨關外去,都人爭擁路旁看。」⁹¹詩中的「妻子」便是徐燦。家境淪落,更被途人圍觀,箇中滋味,自不好受。他們自京師出發,途經多個地方。⁹²途中徐燦心情凝重,望著昔日曾居住的瀋城,想起現在再次被流放於此,不禁悲從中來,賦詩云「卻憶昨年東去日,正驅車長渡灤河」、⁹³「遙望層城帶落暉,昔年曾此一枝依,別來已見梅三發,到日驚看柳半肥」。⁹⁴

旅居塞外,徐燦一家的生活過得十分艱苦,猶如〈憶梅花〉所言:「旅況幾年淒切甚,不須羌笛夜頻吹。」⁹⁵在氣候方面,由於「薊北物候殊,餘寒逮春半」,⁹⁶她感到難以適應盛京的寒冷天氣,情況如陳之遴所述:「未到黃花發,先看白雪飛,寒侵疎幌切,暖挾敝裘微。」⁹⁷除了肉體的折磨外,徐燦的內心還時刻受到寂寞的煎熬。〈立

⁸⁸ 《拙政園詩集》，卷上，頁二七上至二八下。

⁸⁹ 《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一〇四「順治十三年十月癸卯」條，頁810-11。按：陳之遴〈初發盛京〉二句「舉家翹首望西還，一日殊恩忽賜環」便道及此事，見《浮雲集》，卷七，頁一七下(總頁640)。

⁹⁰ 《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一一六「順治十五年四月壬辰」條，頁907-8。按：錢思元、錢士錡《吳門補乘》(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道光九年〔1829〕刻本)卷六〈女秀補·國朝〉誤載「之遴官至宏文院大學士，順治十年以賄結內監吳良輔革職流徙，夫人亦在遺中」(頁三三下至三四上)。

⁹¹ 《吳梅村全集》，卷一五〈詩後集七〉，頁419。按：趙翼《甌北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卷九亦說：「〈即事十首〉內第四首『列卿嚴譴赴三韓』，謂指陳之遴。」(頁137)

⁹² 陳之遴在流放至盛京的旅程均有賦詩作記錄，從中可見路途之遙遠，見〈發京師〉、〈齊化門〉、〈通州〉、〈白河〉、〈三河縣〉、〈薊州〉、〈玉田縣〉、〈還鄉河〉、〈豐潤縣〉、〈自豐潤之永平〉、〈永平府〉、〈盧龍驛〉、〈沙河驛〉、〈撫寧縣〉、〈山海關〉、〈悽惶嶺〉、入關者至此而喜，出關者至此而悲，故一嶺二名、〈中前所〉、〈前屯所〉、〈中後所〉、〈寧遠〉、〈塔山〉、〈松山〉、〈大凌河〉、〈醫巫閭山〉、〈廣寧〉、〈小合山之黃白旗堡〉、〈遼河〉及〈至盛京〉。見《浮雲集》，卷六，頁一上至五上。

⁹³ 《拙政園詩集》，卷上，頁三一下。

⁹⁴ 同上注，〈望瀋城〉，頁三二上。

⁹⁵ 同上注，〈憶梅花〉，頁四一下。

⁹⁶ 同上注，〈春暮〉，頁五上。

⁹⁷ 《浮雲集》，卷六〈八月二十五日雪〉，頁七下(總頁627)。

春日感懷》記：「紫塞愁中節，青山夢裏詩，年年當此日，端筴問歸期。」⁹⁸可見她長居東北，無法與家人、朋友聯絡，頻生孤獨之感。而在〈和素庵韻〉一詩中，「羈人夢遠清宵短，明鏡愁侵旅涼，天外亂雲橫過雁，幾聲淒絕益神傷」幾句，⁹⁹更令人感到其心情之悲苦。

縱使徐燦隨丈夫流放，日子十分艱苦，她也忍受下去，閒來閱讀「道書」、「丹資經」，¹⁰⁰希望藉以慰藉心靈。從她的詩作中，可發現夫妻二人偶有一些與宗教有關的活動，見以下兩首詩：

朝朝探般若，塵念醒心頭。漸解經中義，渾忘塞上秋。慈光元普照，法相可追求。但得依三竺，何須訪十洲。（〈和素庵寫金剛經作〉）

一泓幻泡現靈淵，坡老留詩亦偶然，世味已知同此永，我生寧必問何年。青雲破夢終皈依，絳雪迴顏不羨仙，小隱山林應易辦，數椽茅屋傍愚泉。（〈同素庵遊安平泉時以初度禮佛山寺次東坡原題韻〉）¹⁰¹

兩首詩也含有濃厚的宗教意味，可見夫妻二人已看清塵世俗世之虛幻，終於皈依佛法。「漸解經中義，渾忘塞上秋」表示宗教令他們減輕苦痛，而「小隱山林應易辦，數椽茅屋傍愚泉」則顯示他們已追求簡單平靜的生活，不再眷戀昔日的榮華富貴。陳之遴六十歲時，徐燦撰詩〈素庵六十初度〉紀之：「遊戲塵寰六十秋，幾回榮辱總浮漚，偶耽翰墨仍無著，獨信神仙必可求。霜後橘紅懷震澤，月中梅白憶羅浮，共尋雲際瓊臺路，不向崑崙十二樓。」¹⁰²此詩的內容與上述兩首作品的相若，皆感喟世事之無常，強調信奉宗教之決心。特別一提，「共尋雲際瓊臺路，不向崑崙十二樓」的「共」字，正反映了徐燦渴望與丈夫一起度過餘生、共同尋求美好的生活態度。可見徐燦與丈夫歷盡苦難後，還是不離不棄。

康熙元年(1662)後，徐燦的三個兒子堅永、¹⁰³容永¹⁰⁴和堪永相繼逝世。¹⁰⁵陳

⁹⁸ 《拙政園詩集》，卷上，頁一九上下。

⁹⁹ 同上注，頁三一下至三二上。

¹⁰⁰ 同上注，卷上〈中秋夜〉，頁一三下；同卷〈秋日漫興〉其八，頁三九下。

¹⁰¹ 同上注，卷上，頁一二上至一二下；同卷，頁四三上至四三下。

¹⁰² 同上注，頁四〇上至四〇下。

¹⁰³ 《海寧陳氏家譜》載，「堅永……卒康熙壬寅〔元年〕四月十三日」（卷七〈世傳四〉，頁二三下）；《海寧渤海陳氏宗譜》，卷八〈第十世世傳〉，頁一九上。

¹⁰⁴ 《海寧陳氏家譜》載，「容永……卒康熙乙巳〔四年，1665〕八月二十日」（卷七〈世傳四〉，頁二三下）；《海寧渤海陳氏宗譜》，卷八〈第十世世傳〉，頁一九上。

¹⁰⁵ 《海寧陳氏家譜》載，「堪永……卒康熙丁未〔六年，1667〕五月二十九日」（卷七〈世傳四〉，頁二三下）；《海寧渤海陳氏宗譜》，卷八〈第十世世傳〉，一九下。

之遴亦於康熙五年(1666)九月離開人世。¹⁰⁶ 徐燦只能與兒子奮永互相依靠，境況悲涼。陳玉璣〈寄齋吟序〉道：「前年兄孝廉〔陳容永〕死，去年相國〔陳之遴〕死，今年季弟〔陳堪永〕又死，獨寄齋〔陳奮永〕者，奉其母夫人，煢煢一身，屢濱於死而未死。嗚呼！人生朝露所為百年者皆妄，況堪此流離困阨之地耶。」¹⁰⁷ 丈夫和兒子已離去，她卻「屢濱於死而未死」，甚為無奈。後來，她為了將丈夫的遺骨帶回家鄉安葬，不惜於康熙十年(1671)，清聖祖巡視盛京之時跪道迎駕，上疏乞求扶櫬以還，並最終得皇帝恩准。《清史稿》記下當時的情況：「康熙十年，聖祖東巡，徐跪道旁自陳。上問：『寧有冤乎？』徐曰：『先臣惟知思過，豈敢言冤？伏惟聖上覆載之仁，許先臣歸骨。』上即命還葬。」¹⁰⁸ 徐燦身為女子，竟冒險向皇帝請求帶夫骨回鄉，足證她對已故丈夫是何等情深義重。

總 結

綜觀前文，徐燦與陳之遴確實是一對同甘共苦的夫妻。他們志趣相投，成婚後過著夫唱婦隨的甜蜜生活，彼此之間的掛念、思念，成為二人深愛對方的見證。後來他們陸續遇上不同的難題，如受陳祖苞之罪牽連、明朝滅亡、陳之遴仕清、納妾、全家被流放東北等，仍能互相扶持，渡過難關，足見其夫妻之情深。

徐燦無論身處順境還是逆境，對丈夫總是不離不棄，可謂賢妻。丈夫取得成功為時，她樂於與他分享喜樂；丈夫面對難關，心情低落，她願意開解、鼓勵他。丈夫納妾、仕清之事，或令徐燦感到有點無奈，但她對丈夫的堅貞、深愛從沒動搖過，依然事事以丈夫為主，不作強烈的申訴反抗。陳之遴一生兩次流放瀋陽，徐燦均隻身相隨，同甘苦，共患難。丈夫死後，她更冒險向皇帝求情，將丈夫的遺骨帶回家鄉安葬。凡此種種，除了證明徐燦對丈夫的感情是矢志不移外，更可見她的行為是秉承傳統的婦德觀念，堪稱傳統婦女的典範。¹⁰⁹

總而言之，夫妻之情是徐燦作品研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課題。鑑於現存關於徐燦生平的資料極少，而徐燦又時常以詩詞來抒發對丈夫的情感，相關作品的數量甚

¹⁰⁶ 《海寧陳氏家譜》記，「卒康熙丙午〔五年〕九月十八日」(卷六〈世傳三〉，頁一五下)；《海寧渤海陳氏宗譜》，卷七〈第九世世傳〉，頁一二下。

¹⁰⁷ 陳玉璣：《學文堂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康熙刻本影印本，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序八〉，頁七上至七下(總頁107)。

¹⁰⁸ 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五〇八〈列女傳一·陳之遴妻徐氏〉，頁14050。

¹⁰⁹ 有關徐燦傳統婦德的表現，可參黃嫣梨：《清代四大女詞人——轉型中的清代知識女性》(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2年)，頁15-21。關於中國的婦女道德傳統，可詳閱郝潤華《婦女與道德傳統》(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一書。

豐，若不仔細研讀，實難了解他們夫妻之間的情感發展。只有探討徐燦詩詞中的夫妻之情，洞悉當中的底蘊，才能彌補徐燦生平記載上的不足，讓後人對她的婚姻生活和作品內容有更深切的了解。

An Analysis on Love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in Xu Can's Works

(A Summary)

Wai-sin Tsang

Most recent researches on Xu Can's *ci* are focusing on her nostalgia of the fallen Ming dynasty, which was rarely found in women's writings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Apart from this, the love affairs between Xu Can and her husband Chen Zhilin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themes among her writings, but unfortunately it has not received enough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even though it is worth researching. In fact, Xu Can not only used poetry as a means of communication with her husband, but also expressed her feelings inspired by him through writings. Therefore, these works could show how she thought and felt about the marriage and reflected their love affair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subject comprehensively by analysing Xu Can's works and examining Chen Zhilin's writings and other relev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addi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Xu Can's *ci* to the tune *Yi Qin E* 憶秦娥 (Chun gan ci Su'an yun 春感次素庵韻) is offered and concrete evidence of Chen Zhilin taking concubines is presented. As the records of Xu Can's life are very rare, it is hoped that this article can provid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her marriage and works.

關鍵詞：徐燦 陳之遴 夫妻之情 婦女文學

Keywords: Xu Can, Chen Zhilin, love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women's literature